

民国艳史演义

(上)

陶寒翠著



民国艳史演义

(上)

陶寒翠 著

吉林文史出版社

(吉)新登字 07 号

民国艳史演义

(上、下)

陶寒翠 著

*

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长春大学印刷厂印刷

*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31 印张 700 000 字

1993 年 8 月第 1 版 199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 000 册

ISBN 7-80528-645-0

K·259 定价：(上、下)19.80 元

序

我们中国，一向是一个专制之国，专制国的皇帝，在当时的小民眼中看来，他是至尊无上的；他既是一位至尊无上的神人，所以他高踞在宫庭之中，所有一切生活上的享乐，自然也是不凡的了。莫讲别的，就是从纵情女色的一件事上说来，唯有皇帝，才可以有后宫佳丽三千人。这是皇家的制度，在当时是谁也不敢去指斥他的，因此那位皇帝，尽可以在离宫别殿中，任意纵乐；而且还要想出种种出奇的方法来纵乐。这些纵乐的方法，我们在几种旧小说中——像《迷楼记》、《开河记》、《杨贵妃外传》之类——都可以窥见一斑。一句话说完，凡是皇帝的种种纵乐方法，决非是一辈平民所能够赶得上的。

因此之故，我们中国古代宫禁间的艳史，就能独擅于千秋了。什么飞燕、合德啊！太真、梅妃啊！……这许多带着香艳成分的姓氏，到如今还被一辈妇孺所津津乐道。汉唐等等几个宫庭，便仿佛都成了一个艳史的出产区。实在那几个朝代间的艳史，确被那位至尊无上的皇帝所一人占尽了。——平民间又何尝没有艳史？只因为他们的史，够不上皇帝那般艳，因此也就值不得人人乐道了。

现在，数千年相传下来的专制政体，已经推翻，这个老大帝国，摇身一变，立即变为五族共和之国，帝国既然没有了，皇帝也自然没有了，什么宫禁间的艳史，当然彼此也成为绝响了。

可是这个中华民国才成立以后，那位小皇帝，虽是倒了，一辈军阀官僚，却又乘机窃起，彼此割据要津造成了一个五胡十六国的局面。这些军阀官僚的首领，就俨然都成了每一方面的土皇帝，他们的骄侈淫逸的生活，直要把古代帝皇之骄侈淫逸的生活，一概取而代之。他们威权的厉害，不必说，他们祸国殃民的非状，不必说，其他一切，也都不必说；就是讲到女色的一件事上，他们种种纵乐的情形，竟往往有比了古代的皇帝，还要格外厉害的。记得有一位什么督办大人，他曾经向人夸口说：“凡是全世界五大洲的妇人，我都曾领略过。”就照这一端看来，可知近年来这一辈军阀官僚们所造成的艳史，竟有古代帝皇所够不上的。

古代帝皇的艳史，不过是一姓一家的艳史，近代军阀官僚们的艳史，却是无数姓无数家的艳史；而且近代军阀官僚们所造成的艳史，竟有古代帝皇所够不上的，那么他们所有的艳史，岂非成了空前未有的艳史大观了么？因此，我想，如果把这无数姓无数家所有的艳史，一齐收集拢来，编成一书，叫人看了，岂非有趣？况且那辈军阀官僚们，到今天所以齐伙儿都归于失败，虽说他们失败的原因，是不止于一端；但是他们的都喜纵情声色，也该是重要原因之一。就如历代帝皇的以至于失国，也往往为了女色之故，何况他们？倘使把他们种种纵情声色的情形，编述一集，传之人间，岂非也足作为一种殷鉴么？于是我就汇集了许多适用的材料，撰述为这一部书——《民国艳史演义》。

这一部一百二十回的演义，所演述的，完全是光复初年，直到现在，所有一辈军阀官僚等的艳史；中间也记述到其他各界的种种艳史，不过始终以军阀官僚们作为主体。全书是用历史作为背景的，所以凡是民国以来几件著名历史上的大

案，在这部书里，也都记到；只是这一部书的体裁，是言情的，当然不能叫政治战争上的史迹，来“喧宾夺主”，因此关于历史方面的情节，在这书内，只是简要述及。

全书的内容，可以总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在历史上的背景，是清帝逊位，民国成立。所收容的资料有清末故宫中的艳史，以及元首总理总长等的艳史，国会议员的艳史，都督省长之类的艳史；旁及闻人名士英雄宦官优伶巨匪刺客等等的艳史。第二部分，在历史上的背景，正是六君子劝进，以及清帝复辟的时代。所收容的资料，有新华宫中的艳史，几个劝进人物的艳史，几个复辟罪魁的艳史，清室遗老的艳史，各省武人文吏的艳史；旁及女侠高僧雅士名妓学生等等的艳史。第三部分，在历史上的背景正是国内首领无人，一辈军阀官僚飞扬跋扈的时代。所收容的资料，除最多军阀官僚们的艳史外，有广东奇女子于曼艳的艳史，明星的艳史，鼓娘的艳史，按摩女子的艳史，外国妇人艳史，旁及纨绔无赖婢仆僧尼等等的艳史，直到国民革命成功，一般军阀官僚相继覆灭，全书才归结了。

这书里所写的种种艳史，要算军阀官僚们的艳史，最占多数，其实我们仔细一看，这许多军阀官僚们的艳史，却往往还给别人造出了无数的艳史来。

军阀官僚们所有的艳史，总是逛窑子啊，娶姨太太啊，偷婢子啊，这几件事要算是构成他们艳史的主要成份。可是不知道窑子中的姑娘们，大半是“姐儿爱俏”的；而且爱俏，也是人类一种普遍的心理，试问，她们对于这般“面目可憎，语言乏味”的军阀官僚们，还能说得上一个爱字么？自然只是献上一些假殷勤，骗他几个钱，就把他这几个钱，去贴自己心爱的那般优伶之类罢了。这不是军阀官僚们的逛窑子，反

给别人造出许多艳史来了么？

再说军阀官僚们的广蓄婢妾，无非要想自己寻乐罢了。但是那些婢妾，当然也具有爱俏心理的，当然对于那位“面目可憎，语言乏味”的大老爷，未能心爱的；于是她们，不得不乘机到外边去别觅其所爱了。便是侯门如海，无从到外边去觅其所爱，那么家里的几个俊仆们，也不妨权充面首的。这不是军阀官僚们的娶姨太太，偷婢子，也反给别人造出了许多艳史了么？

往往听得有些军阀们，为了发觉了他一位姨太太的暧昧情形，就把他这位姨太太处死了。要是这位姨太太的所欢，给他捉到手，也就把他加上了别的罪名，立即枪毙了。再像本书五十九回中所述的一件事，那位军阀反因为自己的一位姨太太有了暧昧情形，转把自己的一条老命也送掉了。如此看来，那些军阀官僚们所有的艳史，不独还常常给别人造出了许多艳史，有时再要从倚红偎翠的艳史，一变而为血肉模糊的惨史呢。

加着那辈军阀官僚们，自己朝朝暮暮纵情声色，他的妻子儿女，也朝朝暮暮耳目沾染了，还以不如法炮制地玩上一些风流韵事来么？所以那些军阀官僚们，自己固然在制造艳史，再给别人制造艳史；同时倒还要给自己的妻子儿女们，造出那无穷尽的艳史来。军阀官僚们的艳史，究竟是怎样一种艳史啊！

日本芥川龙之介氏，他往年到中国来游历，曾经做过一部《中国游记》，这是一部对于中国尽量加以讽刺的书籍。书中有一节，记着他游上海城隍庙时，对于那些中国游人的感想道：“《金瓶梅》中的陈经济，《品花宝鉴》中的奚十一，——在这许多的人里面，这类的豪杰，似乎也有着，但是什么杜

甫，什么岳飞，什么王阳明，什么诸葛亮，却似乎一个都找不出。……”这几句话自然是一位日本文人，在上海城隍庙前所发的感想。但不知怎样，我现在为了这许多军阀官僚之害的艳史，脑海中总不住地般旋着这几句话，似乎这位芥川龙之介氏，在上海城隍庙前所有感想，竟成了我写完此书以后的感想了。

最后一句话，我的老友何君广声，他是曾经游幕南北的，关于当时那辈军阀官僚们的许多秘幕中的事，他是非常熟悉，我写这一部书时，蒙他给了我不少新奇资料，特地在此向他道谢。

陶寒翠

民国十七年，十月二十日，上海。

目 录

上 册

第一回	冰清玉洁锦屋窃奇香 雨腻云酣迷宫留艳梦	(1)
第二回	铭心刻骨花底香盟 荡气回肠灯边絮语	(12)
第三回	荒林探胜白马双驮 黄土埋香红妆独拜	(22)
第四回	变起丁字街奸雄脱险 血飞红罗厂志士杀身	(31)
第五回	卖宝藏市肆说新闻 赴幽会御园传韵史	(40)
第六回	数语微言胜将药裹 一冬小病空自相思	(48)
第七回	云房水殿花太遭生涯 锦被罗衾云烟恣供养	(57)
第八回	闻私语密室定奇谋 听枪声行辕惊巨变	(65)
第九回	争南朔代表逞雄辞 论女权伟人甘雌伏	(74)
第十回	滔滔汨汨大放厥词 燕燕莺莺又开会议	(83)

第十一回	闹议场总长受辱 谒元首门役弄权	(91)
第十二回	猩唇欲滴微度口脂香 鸳梦初圆已偿心上愿	(100)
第十三回	潋滟阳光枕边海棠睡 朦胧月色池上野鸳飞	(108)
第十四回	遭拂逆愤斥娈僮 发牢骚怒遣娇婢	(116)
第十五回	依依膝下娇女解诗书 逐逐门前伟人学谄笑	(124)
第十六回	月满鸿沟妓流慵接客 花开婪尾太监办离婚	(132)
第十七回	清香腻语佳丽上韩庄 白昼调奸妍媸迷黑窟	(140)
第十八回	耳提面命疗妒无灵 泉冽酒香坐怀有美	(148)
第十九回	程七奶入人间地狱 褚起乾游色界天堂	(156)
第二十回	莺语巧如簧笑拢花朵 飈轮轻似燕愁輾杨枝	(164)
第二十一回	雀屏选婿日下播新闻 金屋藏娇江南来贺客	(171)
第二十二回	暗室亏心大错遂铸 小楼密语毒计初筹	(179)
第二十三回	异想天开娇娃尝玉液 慧心别具雅谑到鸡钟	(187)
第二十四回	谈借款丽姬明大义	

	吟艳句骚客赋闲情	(195)
第二十五回	红烛欺欺圣人鼓老兴 梁尘簌簌坤角发雌威	(203)
第二十六回	琴瑟静好贤妇劝儿夫 毒雾弥漫辩郎骄美妾	(211)
第二十七回	辫子军城头决死战 独眼女床第设奇谋	(220)
第二十八回	兴惨祸仗枕畔一言 谢深恩看裙边三揖	(229)
第二十九回	逞威风初坐绿呢轿 叙天伦絮谈梵呗经	(237)
第三十回	共枕寻欢女仙情切切 倚窗枯坐有美步迟迟	(245)
第三十一回	避旅舍术者发危言 隶妆台爱姬掀大浪	(253)
第三十二回	拳去脚来衅起闺中 语蜜情浓谗生枕上	(261)
第三十三回	口蜜腹剑牛氏进言 币厚言甘章熏请罪	(269)
第三十四回	玉貌珠喉久闻艳誉 脂香粉腻饱看红妆	(277)
第三十五回	黄土一抔美人逝世 红丝十丈慈母提亲	(285)
第三十六回	留柬赠刀红颜充侠客 蛮靴绣服翠袖试雕弓	(293)
第三十七回	握手笑语又传胜利 乔装远走初蹈危机	(301)

第三十八回	杀淫汉客店飞刀 惩暴民河边献技	(309)
第三十九回	走壁飞檐身临险地 同衾共枕梦入柔乡	(317)
第四十回	佳人脱险寂寂荒墟 巨盗宣淫恢恢法网	(325)
第四十一回	几阙高歌从容就义 一鞭快马狼狈收兵	(333)
第四十二回	名僧艳遇十首本事诗 食客现形一番劝进语	(341)
第四十三回	烟榻纵谈名流谋救国 勾栏卖笑男妾索缠头	(349)
第四十四回	幕中宾实为床下客 洋顾问初作剧秦文	(356)
第四十五回	樊龙附凤灶养梦封侯 玉笑珠香妖姬成内宠	(363)
第四十六回	珠泪沾巾深闺效鹣鲽 金蝉脱壳大壑走龙蛇	(370)
第四十七回	匝地烽烟偏惊帝子 满场灯火重话江南	(378)
第四十八回	亦艳亦哀絮谈怜黛玉 忽啼忽笑冷语侵秋曹	(386)
第四十九回	罗襦乍解还我琼瑶 锦帐低垂罩彼莺燕	(394)
第五十回	古先生书室玩莲钩 蠹婢子新房松藕履	(402)
第五十一回	陈育俊配边成绝倒	

	古鸿鸣脚底嗅奇香	(410)
第五十二回	求妾高人侈谈条件 听歌太傅细数秋波	(417)
第五十三回	铁面狰狞门公欺老妇 霜锋淬厉刺客说媚姬	(425)
第五十四回	江圣人闭门草诏 章弁帅扶醉陈辞	(433)
第五十五回	劫虫沙归魂怜皇帝 变猪仔醵款赎文姬	(441)
第五十六回	憔悴莺啼私吞花粉费 呢喃燕语商略卖淫钱	(449)
第五十七回	蓬门丽质秋水认芳名 空客幽香明珠论身价	(457)
第五十八回	车影灯光采花施妙手 茗残歌阙同梦有伊人	(465)
第五十九回	帷簿贻羞心伤雀战 弹丸自杀肠断龟名	(473)
第六十回	冶荡风骚装纹烟工媚术 陆离光怪鲁笑介玩新图	(481)

第一回 冰清玉洁锦幄窃奇香 雨腻云酣迷宫留艳梦

莫问前朝兴又亡！独怜香国有沧桑；记他一刹
风华事，回我年时万转肠。徒倚荒江感岁华，尚留
绮梦在天涯；秋灯薄醉摇柔翰，来写优坛百种花。

正是十月小春天气，温和的阳光，满照在庭前，烘得那磁盆里一丛一丛的菊花，益发有欣欣向荣之状。靠墙种着的两棵枫树，树叶已经有一半红将起来，那种粉红骇绿的颜色，好像要和盆中灿烂的菊花争妍斗娇一般！这时候有一个艳妆的小女子，沿着一带长廊，绰绰约约的走将过来，抬起一双水汪汪的眼波，对那红红绿绿的枫叶瞧了一会儿，接着又把身子蹲下地来，将磁盆中菊花的枯叶儿，用指甲把它一瓣一瓣的掐去。正在掐得有劲，忽听得背后有人声道：“玉儿，你蹲在泥地上干什么？留意地上的虫儿，爬进你裤管中来叮你的肉。”玉儿听得人声，忙掉过头来一看，原来不是别人，正是他的主人濮小庵，此刻穿了件银灰三闪缎袍儿，玄色一斗珠的缎褂儿，粉脸乌头，益发出落得漂亮非凡。玉儿忙从地上立起身来，笑着回答道：“吃了饭没事做，闷得很，只得独自一人，走到这里来，替菊花拣去些黄叶儿，解解闷。”濮小庵走前一步说道：“那黄叶儿上，最多菊虎，怕不脏了你的手，由园丁拣去吧！你嫌闷，咱们同到里边讲讲笑话儿去。”说着，

便伸手去掖玉儿的臂膀，玉儿忙笑着摇头说道：“不去不去！少爷讲的笑话儿，教人听了，怪不好意思的。”濮小庵也笑道：“那么咱们谈谈正经话，不再讲笑话是了。”说到这里，就挽着玉儿，揭开一架虾须帘直向一间陈设华美的小屋中走去。到了那边，玉儿便道：“少爷也不必谈什么正经不正经的话了，最正经的事，还是看几页书吧！”濮小庵道：“谁耐烦看什么书！那几本《史记》，再看下去，多分要看出毛病来了。”玉儿指着书架上一叠装订精雅的《红楼梦》说道：“这几本书，少爷不是常看的么？今天何妨再看几页！”濮小庵摇头道：“什么宝哥哥林妹妹，也看得腻了，咱们还是爽快谈谈笑笑。”说罢，便在一条雕花檀木椅上坐下，把玉儿揽在怀中，笑着说道：“玉儿，你这人真的可恨！总是教我看书，我看书与你有什么好处？”玉儿一面抵抗一面也笑着说道：“在我果然没有什么好处，在少爷却大有好处呢！少爷看通了书，将来内阁总理大臣，一定要来请少爷去当什么大臣巡抚呢。”濮小庵鼻子里哼了一声，接着说道：“我自从八月里，辞了外务部里的差使，就立誓不再在这京城中当一官半职……”玉儿忙道：“难道少爷因为时世不太平，就不愿意再出去当差使了么？”濮小庵道：“倒不是的。只因为如今的内阁总理，便是我老子的七世冤家；我老子藩司之职，还是坏在如今这个什么总理大臣身上的。我要是老着脸，再去北面而事之，我这个人，也忒煞没志气了。除非等他滚了蛋，我才愿意再出去找差使干。”濮小庵正在说时，玉儿忽然又极力的撑拒起来，并且似嗔似喜的说道：“咱们这样话儿讲讲不好，你又得动手动脚，教人怪痒的！少爷再这样我可要出去了。”濮小庵嘻皮涎脸的答道：“大家玩玩，碍做什么呢！”玉儿就伸起两个玉指儿来，在濮小庵的脸上轻轻一拧，说了一声怪厚皮！濮小庵给他一拧，接

着连声叫道：“怪香！怪香！”玉儿听了他的话，不懂是什么意思，忙问他什么怪香，濮小庵便指着她袖管儿说道：“刚才你拧我的厚皮时，你的袖管在我的鼻子上一拂，我就闻到里边发出来的一股香味，香得很厉害！也不知是什么香？请你把袖口撩起来，给我再闻一闻。”玉儿笑嗔道：“胡说！这是没的话，少爷又要和我歪撕缠了。”濮小庵一叠连声说是真的，并且还央求个不休，玉儿只是不依，濮小庵道：“我的好玉儿！趁此刻没有旁人在时，让我偷闻一闻罢！要是你不答应，我便得用蛮劲，掀你到坑上去硬干了。”玉儿听说要硬干，小心儿害怕起来，遂道：“我给你闻一闻是可以的，只是不许告诉别人。”濮小庵发急道：“我要是告诉了别人，我就是一个大忘八。”玉儿见他这般说，只得含羞依了。濮小庵便捉住了她的一条雪白臂膀儿，将袖管撩起，俯下头去，在她的臂膀上，东嗅西嗅个不止；嘴里还不住的喃喃有词道：“啊！好香！好香……”玉儿见了他这副怪模样，只是吃吃地笑个不休，一壁催他快快停嗅，濮小庵哪里肯依，正在狂嗅之时，蓦地里听得那一架刻银大屏风背后，有人在卟哧地一笑，濮小庵玉儿两人，都吃了一惊，玉儿疾忙缩下手臂，从濮小庵怀中滑下地来，挑起帘子，从庭前一溜烟逃出去了。濮小庵也立起身来，奔往屏风背后一看，原来是婢女冰儿，正躲在后边偷窥，瞥见濮小庵奔来了，刚欲掉头逃走时，濮小庵眼快手疾，早把她一把擒住，笑着拖到室中来，一壁对她说道：“好你个冰儿！现今玉儿被吓走了，我就向你算帐。本来玉儿的臂儿，也给我闻够了，如今就得闻一闻你的臂儿，可一般也有奇香没有？”冰儿只是扭动着她的小身躯，拼命的挣扎，又笑着说道：“少爷！那么你放我，我去把玉姊姊捉还来，可好不好？”濮小庵大摇其头道：“你也不必挣扎，你也不必去把玉儿捉回

来！只要你的臂儿，也任我嗅一个痛快是了。”冰儿辩说自己的臂儿是没有香的，濮小庵只是不理，早又在一条懒椅上坐下，将冰儿抱置在膝上，伸起双手，捉住了她的一条白臂儿，如法炮制的嗅了一阵子，且嗅且道：“也香！也香！”嗅罢，又在她臂上，轻轻的咬了一下，一壁对冰儿说道：“冰儿，你的两条臂膀儿，比较玉儿的，要肥白多了，真不能把它做一顿粉蒸肉吃，才解了我的馋痨呢。”冰儿缩下臂儿吃吃地笑道：“那么由我把它割了下来，送给少爷做粉蒸肉吃，可好不好？”濮小庵笑答道：“痴婢子！那打岔罢了，臂儿割掉了，还要命吗？”主婢两人，正在得趣之时，又有一个穿着粉红袄儿的娇憨小婢子，揭帘闯进室中来，笑迷迷的对濮小庵说道：“门上钱升来报，鲍先生来访少爷呢？”濮小庵忙把冰儿释了，问那个小婢道：“哪一位鲍先生？”小婢回答道：“只怕就是那个养着两撇小胡子的矮鲍先生吧！”濮小庵连连点头道：“嗄！是了，你快快叫钱升请鲍先生到这里来坐。”那小婢答应了一声，翩然返身而去。

隔了一晌，钱升已导着那鲍先生从外而入，濮小庵起迎道：“老鲍，好几时不曾见面了，你可好？”鲍先生点头道：“还是这个老样子。”两人随即分主宾坐下，由冰儿献上茶烟，鲍先生对冰儿瞟了一眼，喜孜孜的说道：“你家阿冰，一天比一天标致了，可要我老鲍给她做一个媒嫁一个秀美小官儿？”冰儿给他这么一说，羞得满脸通红，随即扭过身躯，逃到室外去了。濮小庵遂问鲍先生道：“老鲍，可知道几天来，时局方面怎样？”鲍先生皱皱眉儿答道：“还是不行！汉阳才打了胜仗，南京又吃了一个大败仗，只怕大清朝的气数，从此完了。人家都说张大帅怎样怎样的善战，哪知竟是如此的不中用。”濮小庵道：“这不能怪张大帅的不中用，只怕革命党的